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五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黄爽遐

春秋本義卷二十五

元　程端學　撰

昭公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羊作晉

左氏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

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羊作隱誤也後同

意如季孫宿之孫紇之子平子也木訥趙氏曰魯乘

莒亂取鄆田納牟夷而取牟婁及防茲無怪莒有蚡
泉之師也叔弓且敗之矣今又三大夫並出此固皆
意如之為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戊子晉侯彪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叔孫婼葬平公起文也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三月而葬又曾以卿會葬皆非禮也義又見隱三年

葬宋穆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羊作戍

杜氏曰無冬闕文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公羊作正月

三月而葬速高氏曰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義又

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公子棄疾

帥師圍蔡虔穀梁作乾

朴鄉呂氏曰楚子名衍字爾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

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惟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辠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

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莘老孫氏曰蔡侯般弑君父之賊楚子以義討之則無不可乃詐誘而殺之又滅其國而有之春秋以楚子之志不在於討賊徒殺人之君而利人之國故書楚子誘蔡侯般殺之啖氏曰蔡侯之辠自不容誅楚子惡已甚矣棄疾不能諫止又帥師圍蔡從君於昏此亦不待言而辠惡自見者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康侯胡氏曰蔡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

是人類胥為禽獸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君父之辠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宫室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楚子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毁信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聖人深惡之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歸氏杜氏曰昭公母胡女歸姓愚謂妾稱夫人僭也

又為大蒐與葬齊歸起文義又見文四年風氏薨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蒐見桓二年狩于郎大蒐僭天子之禮也于比蒲非常所也比蒲地譜云魯南鄙地孫氏曰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劉氏曰大蒐者大比也大比之禮均土地閱老幼物六畜會車馬齊貢賦治器械三年而修之者也此何以書譏喪不二事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羊舌肸曰君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

存耕趙氏曰公有母喪而不廢蒐意如無君也無事而蒐閱强家自練其兵也民皆三家之民兵皆三家之兵昭公孤矣○康侯胡氏曰三綱君政之本君執此以御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存亡係焉必從權制而無避伯禽服喪徐戎並興至於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

重蓋有不得已焉者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公羊作侵羊

祲祥地闕君有母喪未葬而貜儼然與邾子盟非禮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高氏曰始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盟于趡是魯侯親與之盟會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仲孫貜會邾子盟然自是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是吾大夫與其君盟會耳然則魯邾之更爲强弱斷

可知矣雖與邾盟以修好然而魯人之志必欲滅邾

而後已此盟豈可信邪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憖魚覲切厥憖公羊作屈銀

厥憖地闕晉既失伯楚圍蔡而莫之恤八國之大夫

自為會天下之勢可知矣義又見文十二年會于承

筐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私謚也髙氏曰妾母而以夫人之禮薨葬又別為之謚義又見文五年葬成風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梁作友

啖氏曰稱執者囚繫之也孫氏曰諸侯當稱子此言世子者有未立也杜氏曰用之殺以祭也趙氏曰與僖十九年邾用鄫子同左氏曰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

王必悔之高氏曰楚子誘人之君而殺之滅其國執其嫡嗣而歸用之不道之甚聖人詳錄之所以閔吾中國王綱既墜伯統又絶諸侯莫能救致楚人之自恣一至此也不言以世子歸者有不從楚故也愚謂蔡般弑君父以篡位人所得討幸不見殺於當時而假手於强楚身殄國滅及其嗣子夫楚子之惡不容誅也然蔡般之事可為亂臣賊子之大鑒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存耕趙氏曰楚虔滅陳誘殺蔡

君而圍蔡頓兵八月蔡城守不下則以世子有不肯為之服也城陷就執虔忿其淹楚師也執歸用之經詳其事窮楚惡以病中國也黄氏曰滅人之國執其人以代牲豈有人道而可責也哉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氏有欵字

杜氏曰高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三年燕伯出奔齊不言於燕未得國都也邦衡胡氏曰燕已有君不受燕欵而齊必納之故納于陽而未

得國愚謂燕伯不能治國至於出奔今倚大國之力

十年始克入其邑其為君可知矣然諸侯出入廢置

自如又以大夫而納諸侯王綱不振甚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曰華定來聘通嗣君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義見二年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

杜氏曰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左氏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憖魚覲切公羊作整字誤也

憖字子仲義見僖二十八年元晅奔晉

楚子伐徐

左氏曰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未詳信否高氏曰徐吳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義見僖三年徐

取舒

晉伐鮮虞

稱國史有詳略也杜氏曰鮮虞白狄别種在中山新市縣未詳信否地譜中山在戰國為中山國新樂縣漢志新市縣也古鮮虞國子姓孫氏曰姬姓未詳孰是愚謂晉既失伯楚滅中國淫殺諸侯皆莫之恤而有事於鮮虞其無能為可知矣義又見莊十二年齊

伐戎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見襄七年杜氏曰南蒯以費畔左氏曰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陸氏曰家臣以邑叛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

則邑叛可知矣康侯胡氏曰費内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强大夫弱也夫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内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存耕趙氏曰費自友受賜以來日闢侔封君至意如極矣物盈而反天之道也劉氏曰周之王必無

廢文武之法無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
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敢陵大夫必無脅其君
其陪臣孰敢叛愚案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
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
三世希不失矣春秋之初諸侯僭天子春秋之中大
夫僭諸侯春秋之末陪臣執國命有國家者至於陪
臣執國命則國非其國矣故春秋至昭定哀終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穀梁作溪

比奔晉在元年杜氏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東境左氏曰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犫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

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

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

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强與之盟入襲蔡

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

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

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

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

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

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黒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禄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黒肱為令尹次於魚陂公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宫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

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

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於芊尹申亥氏申亥氏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芊老孫氏曰公子比晉奉之以歸因國人之不恱其君殺而篡之也左氏公羊皆以比自晉歸脅楚子而死故書曰弑比誠不親刃但脅之使縊則亦弑之爾愚謂人而弑君𡾟大惡極不待言矣然楚虔得國脅盟中國執徐子滅頼伐吳滅陳滅蔡殺徵師孔奐誘殺蔡侯用蔡世子非人類也春秋比書其惡而終之以

見弒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董子曰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敝是其身弒康侯胡氏曰昭元年楚虔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於棘闈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弒其君何也曰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埽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纍其宗

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伯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君臣之義也愚謂先儒多信左氏以虔為弑君簒位故以比出奔而非臣殊不知虔未嘗弑君虔雖不賢然君楚十有三年矣比雖出亡非虔之臣而何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羊作弑案經但書公子不曰其君不可言弑也

左氏曰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玊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於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貫道王氏曰比立矣不曰弑其君比篡立非其君也比弑君而棄疾殺之經不以討賊書棄疾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

先書公子比弑君後書棄疾殺比則棄疾謀弑而假比以為之驅除不可掩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杜氏曰劉子劉獻公王卿士孫氏曰平丘晉地杜氏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張氏曰開封府封丘縣在東漢志尚為平丘縣左氏曰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

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

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

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張氏曰當時晉平主盟内寵嬖妾蠱其心外建宫室誇諸侯故楚虔盡名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死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親昵本末倒置内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墜伯業也愚案以天子之卿而下會盟諸侯以諸侯而上會盟天子之卿義同僖八年洮之盟及九年葵丘之會然葵丘之

會宰周公與會而不與盟今則劉子與會而復與盟矣至其伯業之盛衰人心之離合又有大不同者焉故君舉陳氏曰晉之合諸侯止此鄟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甲穀梁作庚

書同盟于平丘者先目後凡又以見劉子與盟也再言平丘者先會于平丘復盟于平丘不得不地與葵丘同義見上又見莊十六年同盟于幽

公不與盟

左氏曰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

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臯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愚謂平丘之役王臣下臨諸侯大合雖非正道然晉侯猶有主中夏合諸侯之機不能協比崇奬王室乃離魯君而自為盟其何以服衆心哉然魯以千乘之君而不得與盟其亦有取辱之道歟○孫氏曰自襄二十七年宋之會諸侯不出大夫專盟會者十年至昭四年申之會則又甚矣楚子恃兩廣之衆横行中國戕滅

陳蔡以厭其欲諸侯莫敢抗楚專盟會者又十年矣今晉昭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者其能與楚子抗乎不能與楚子抗也乗楚靈弒逆之禍爾乗楚靈弒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何所為哉公不與盟者晉侯不與公盟也晉侯與公同事而不同盟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解體故自定四年訖會于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至如昭二十六年鄟陵之會晉自不出此不足宗諸侯可知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氏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康侯胡氏曰自文公以來公室微三家專而季氏𨁂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偪元年伐莒疆鄆十年又伐莒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食於其家其不臣甚矣晉人若告於諸侯以其𨁂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收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大夫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而徒以

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重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分也何得為伯討乎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氏曰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

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悉棄陳蔡國滅身死世子俱亡今經直書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者非不許楚封諸侯而為此自歸之文也考之左氏十三年四月楚比弒楚子之時觀從曰令不封蔡蔡不封矣又曰依陳蔡人以國又曰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乃藩為軍於時陳蔡蓋已立矣非至此始立也經不書者或曾史所無或義見於此而不書其立爾今此則蔡侯廬陳侯吳各歸其國也其名者别其為何

君也不書自楚者不譏其有奉也其書歸者一見陳蔡復國於强楚二見王不能理而諸侯乘機自復三見楚人制中夏興滅之大柄皆聖人惻怛之心也○孫氏曰楚靈暴滅二國楚平既立故復二國之後然則楚平復之善與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楚人故也劉氏曰陳蔡復國於仇讎之楚忘其宗廟之辱社稷之恥殆匹夫所不為其道雖可復其行不可復惡足以君國子民哉是其禍亂相繼

至於滅亡而莫之振也豈不哀哉

冬十月葬蔡靈公

靈公蔡侯般也自楚虔殺般三十有一月蔡侯廬歸國而始得葬雖弒逆之賊人所不恤然王政不行蠻夷肆虐弱國無以自存亦可見矣義又見隱三年宋

公卒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曰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

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高氏曰晉不與公盟今又執吾卿而公復朝之無恥甚矣愚謂晉之辠亦可見矣義又見二年

吳滅州來

蘇氏曰州來楚之附庸趙氏曰近楚國自此見吳之强而滅國矣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陳氏曰意如不稱氏前見也左氏曰十三年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使叔魚見季孫曰鮒

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愚謂晉執意如不以其辠令又舍之亦無所為不惟晉之無王命且見其執其舍皆出於私喜怒而非有公天下之心也

三月曹伯滕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氏曰著丘公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子卒而莒亂殺其君之親則莒之無政可知矣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殺其公子者義不在於專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末公羊作眛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武宫即成六年所立者也籥見宣八年左氏曰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孫氏曰非禮也宗廟之祭羽籥既陳雖有卿佐之喪不可去也然卿佐之喪當有恩禮去樂則太甚故為之廢繹是故宣八年書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孔子譏其繹爾愚謂二月有事常禮也有事于武宫則失禮矣叔弓卒而去樂卒

事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啖氏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又禮記稱衛侯曰柳莊者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如其卒雖當祭必告據此則明常禮不當告愚謂若如左氏說叔弓涖事而卒則不用告而知之矣啖氏之說施之卿卒在外告而後知者可也然左氏之說未知其實然否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羊作昭無出字

左氏曰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

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朴鄉呂氏曰蔡侯復國而朝吳出奔

意者蔡侯不能容之而出邪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義見十二年此則兼見大夫帥師爾○朴鄉呂氏曰十二年伐之矣今又遣命卿帥師以伐之晉不能加於楚則從事於鮮虞而已

冬公如晉

左氏曰平丘之會故也愚案公屢見辭於晉而復往畏晉甚矣非君國之道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左氏曰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蠻公羊作曼

杜氏曰河南新城縣有蠻城張氏曰伊闕縣即新城也左氏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朴鄉呂氏曰誘人而殺之前此未有也而楚君再為之

夏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亥公羊作丑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公羊作十一月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髙氏曰卿共喪事非禮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曰小邾穆公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郳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戎見宣三年左氏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宫木訥趙氏曰陸渾之戎逼近成周然俘而投之海外可也滅之亦酷矣義又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見文十四年公羊曰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

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愚案冬月大火没於西矣伐即參也見於東方北辰長見不隱所謂大辰豈伐與北辰歟吕氏曰日月星辰謫見乎天霜雪風雨之不時以為民害皆政事之失有以取之也故君觀其變以思戒察其詳以改行則災害可息而無危亡之禍其晏然不以為意則禍及之非不幸也聖人詳書為世戒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其可不致懼乎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杜氏曰長岸楚地地譜曰水戰也康侯胡氏曰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左氏曰吳伐楚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辠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鬛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愚謂吳伐楚楚主乎

此戰也獻可杜氏曰吳楚爭强交亂中國無能制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此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曰同日而俱災為天下記異也義又見莊二十年齊大災

六月邾人入鄅 音禹或音矩

杜氏曰鄅妘姓國在琅邪開陽縣張氏曰屬沂州臨沂縣左氏曰鄅人籍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遂入之盡俘以歸義見隱二年莒入向

○黄氏曰案左氏稱六月藉稻則春秋用夏正也若改四月稱六月則四月安有稻之可藉

秋葬曹平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許遷于白羽

張氏曰白羽一名析楚邑也即鄧州内鄉縣愚按許一

遷于葉再遷于夷三遷于白羽廹於强國靡有寧宇

王綱不振小國窮困如此義又見成十五年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氏曰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宋公伐

邾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氏曰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愚謂凡弑君父者不必親加刃於其身據左氏飲止藥而卒則是毒殺之耳非弑君而何哉三傳得其事而不得其意故妄為之説義見襄三十年蔡般事○朴鄉呂氏曰許悼公瘧飲止之藥而卒則是與聞乎故也使世子止之辠而止於不嘗藥也聖人不加之以弑名加之以弑名則非不嘗藥也明矣愚謂飲止藥而卒不止乎與聞乎故而已

己卯地震

義見文九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齊不伐莒乆矣景公乗晉楚之弱有代興之志故侵欲小國也未詳是否

冬葬許悼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案許止不討而悼公書葬

則傳所謂賊不討不書葬者妄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穀梁作夢

張氏曰鄸興仁府乘氏縣有大饗城古老云古鄸城也貫道王氏曰經書自某出奔者宋華亥自南里宋公之弟辰自蕭及公孫會自鄸也華亥辰先書入書叛會無見焉則非據邑叛君者也鄸會之食邑也得辠而出由邑而奔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陸氏曰案衛侯之孫名輒故宜為縶

左氏曰公孟縶也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以衛侯之兄而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如此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羊作甯後皆同

朴鄉呂氏曰一宋國也而大夫同出奔以見君之不能待其臣而臣之不能事其君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作畔

杜氏曰自外而至故曰入南里宋城内里名左氏曰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

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公懼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横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齊烏

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於新里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楚薳越帥師逆華氏未詳信否穀梁曰自陳陳有奉焉爾○邦衡胡氏曰經書入邑以叛者四戚不言衛朝歌不言晉蕭不言宋此再言宋者彼但入于所食私邑而此則入于都城之内也入都城之内

則逼君已甚三臣之惡不容誅矣然宋公不能立國使叛臣得投隙而逼都城則國之削亦甚矣義又見僖二十六年孫林父事○黄氏曰王伯兩微叛臣横行如此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羊作痤

輒叔弓之子伯張也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

師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梁作東

邦衡胡氏曰楚虔誘殺蔡般執用蔡有蓋蔡君不共

戴天之讎朱乃奔而親之惡何可言哉義又見桓十

五年鄭伯奔蔡

公如晉至河乃復

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義又見二

年○戴氏曰宜乎季氏之强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

不有其君久矣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氏曰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未詳信否高氏曰齊景矜而貪功如此安能及遠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朴鄉吕氏曰其言自宋南里何以其嘗據此而叛也

左氏曰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

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

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

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

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唯君

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

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

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未詳信否愚謂三叛奔陳又自陳入宋據國以叛復出奔楚往來三年出入自如無能討之者三叛之皐著矣陳楚之惡明矣然宋公之為國亦可知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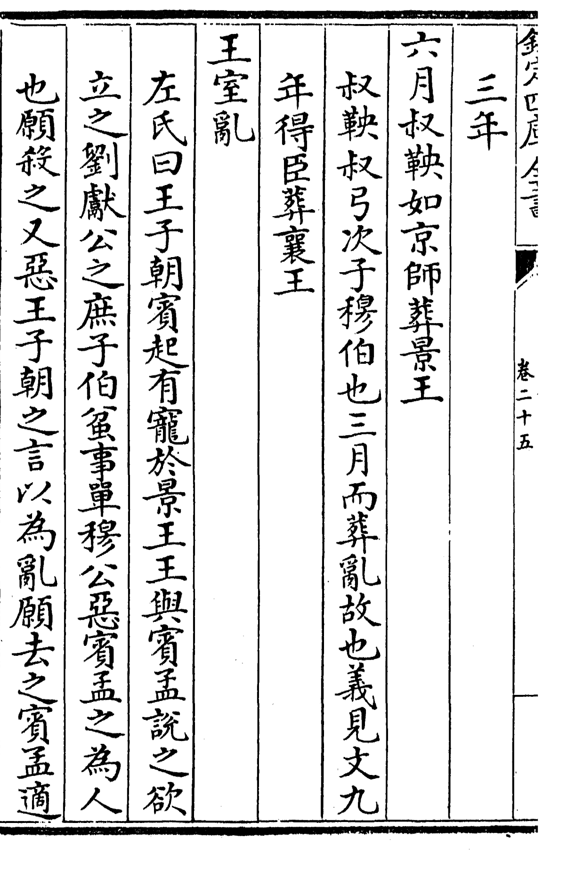
大蒐于昌閒公羊作姦後同

陸氏曰昌閒魯地義見十一年○許氏曰八年秋蒐

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為大夫咸强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不興上下相與以樂滔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唯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此為景王三月而葬與王室亂等事起也義又見隱



三年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次子穆伯也三月而葬亂故也義見文九年得臣葬襄王

王室亂

左氏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

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

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
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
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
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
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於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
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
劉子入於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
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

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劉氏曰何言乎王室亂亂自内作者也呂氏曰不言京師亂而言王室亂者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康侯胡氏曰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高氏曰春秋紀事必指其實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景王不能正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尹氏召伯毛伯欲立子朝而劉子單子欲立王猛二子相逐遂以干戈

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夫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而二子爭立五年始定嗚呼王室者諸夏之本也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詩人尚以為戒況枝葉已彫瘁而本又蠹壞若此乎書之深悼周之不復興且舉諸侯之不救也愚案傳曰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王室亂家不齊之極也家既不齊其何以治其國以平天下哉然家之不齊由乎身之不脩後世人君而知

此義必躬行以教其家早定冢嗣禮訓庶孽偏愛不萌窺伺不作此春秋所以為克己復禮之書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名蚠單子名旗天子之卿也高氏曰皇者畿内邑也杜氏曰河南鞏縣西南有皇亭東漢志鞏有皇亭西北有湟水左氏曰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於王城盟百工於平宮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諸王

城之市八月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宫敗焉反伐之伐東圉劉氏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冠王於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乃王者在喪之常稱朴鄉呂氏曰其名之何未成君之辭且以别於子朝也其言劉子單子以何猛制在劉單也愚謂此亦據實書之爾嗣王繼位居喪有常所而劉單以之居于皇非其所矣見王室之亂也自此以

後皆王室亂之事○葉氏曰猛太子壽之母弟所得立者也必無嫡而後可以立庶朝雖長所不得立也而朝之言曰王后無嫡則立長是謂太子為嫡而欲以長奪猛夫安知太子母弟亦嫡哉此固朝之所以絕於春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杜氏曰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東萊呂氏曰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先儒以為今河南城所謂

王城也成王定鼎於郟鄏是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左氏曰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渾於社愚謂劉子單子所輔者正而王又入于城常事也春秋之義所不書者也然以天王之尊依劉單居于皇又依劉單至是始得入于王城王室之亂如此故書以見義焉又為王子猛卒及天王居于翟泉起文也○朴鄉吕氏曰其再言劉子單

子何二事也居于皇一事也入于王城一事也一出一入是以兩言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以王猛入劉單得無辠乎曰先書王室亂後書二子以劉單可以免辠矣繼書曰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之辠可免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氏曰王子猛卒不成喪也敬王即位館於子旅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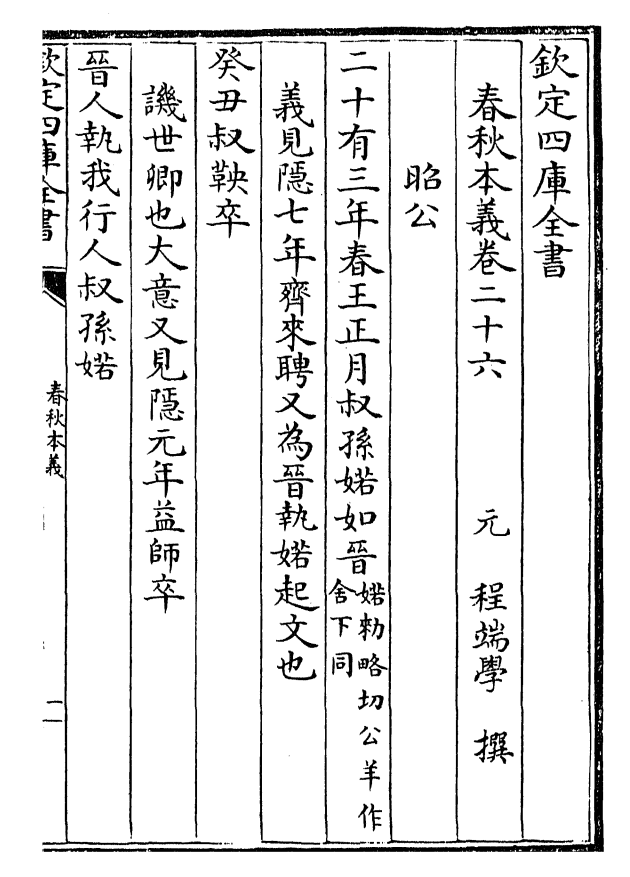
孫氏曰王猛卒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不曰崩降成君也

愚謂前兩書王猛而此書王子猛者因其卒而書子皆所以明其為嫡也又以别居于翟泉者非王猛也〇葉氏曰朝書尹氏立而敬王立不書敬王正也今猛立亦不言與敬王同猛亦正也猛之得立其辭與義固已具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春秋本義卷二十五



春秋本義卷二十六

元　程端學　撰

昭公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婼勑略切公羊作舍下同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又為晉執婼起文也

癸丑叔鞅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蘇氏曰執之稱行人言非其辠也義又見莊十七年

齊執鄭詹

晉人圍郊

高氏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所以別異於諸侯也康侯胡氏曰郊子朝邑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辠自見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朴鄉吕氏曰前書蔡侯朱出奔楚而此書蔡侯東國卒于楚穀梁以朱為東穀梁所書疑是而又脫一國字爾何者朱無歸入卒葬之文而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諸侯卒於外書地東國失守社稷出奔仇讎已而身死於外書曰蔡侯東國卒于楚而東國之辠著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未詳信否義見襄十四年衛侯奔齊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梁作甫逞公羊作楹穀梁作盈

杜氏曰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屬壽州國雖

存君死曰滅夏嚚徵舒玄孫劉氏曰疑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旣而令尹卒楚師留而諸侯先至故吳得獨敗之楚師實未與吳相接則無緣書楚也康侯胡氏曰諸侯之師曷為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敗則或滅或獲其事不同也故總言朴鄉呂氏曰序頓胡沈於蔡陳許之上者以君臣為序也左氏曰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揺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辠人三

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辠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朴鄉吕氏曰吳益强也不曰滅胡子沈子而曰胡子沈子滅者言自滅也愚謂楚勢稍沮吳復强盛中國又生一楚矣六國從楚以致敗滅擒獲皆有自取之道也

天王居于狄泉

張氏曰狄泉即僖二十九年翟泉左氏曰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王子朝入於尹尹圉誘劉佗殺之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於唐又敗諸鄩尹辛取西闈攻蒯蒯潰許氏曰踰年書王故敬王踰年

即位而稱天王朴鄉吕氏曰王子猛卒弟匄立是為敬王子朝自京入于王城故敬王避子朝居于狄泉愚謂以天王而居于狄泉非其所也見王室之亂猶未已也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見隱三年尹氏卒穀梁曰立者不宜立也孫氏曰立者篡辭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王猛敬王是也此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陸氏曰又足以見

世卿之惡也○吕氏曰既曰天王居于狄泉尊無二上斷可知矣又曰尹氏立王子朝則王子朝之不正而爭立皐亦明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八月乙未地震

義見文九年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羊穀梁有上有公字羨文也

左氏曰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義見二年

愚謂此與前四如晉至河乃復不同者以其有疾而

自復也可以見前四如晉皆不得入而復矣而此亦書者又以見公之不當如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孫氏曰凡公如晉不得入者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此年定三年皆是也此書有疾明公自有疾而反爾餘皆譏公數如晉而不納以取其辱康侯胡氏曰以周公之冑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可恥矣有恥而後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强自强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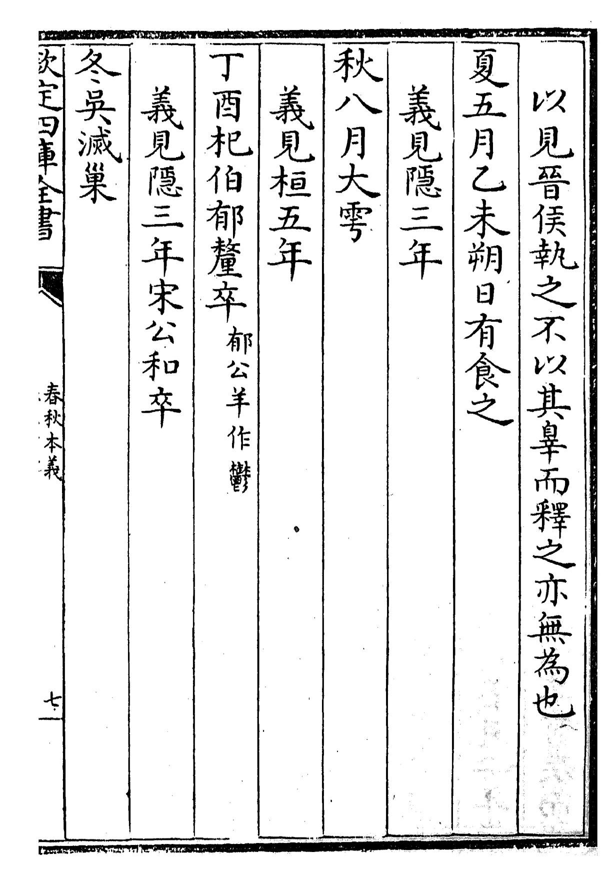
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内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悱自强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貜俱縛切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婼至自晋

孫氏曰不言叔孫婼前見也愚謂此記婼見執首尾



以見晉侯執之不以其辠而釋之亦無為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羊作鬱

義見隱三年宋公和卒

冬吳滅巢

康侯胡氏曰巢楚之附庸與十三年吳滅州來同義

又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吳將謀楚先滅

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皆楚之與國也

葬杞平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諸公羊穀梁作侻大心公羊作世心後同

詣叔弓之孫叔輒之子張氏曰黄父即黒壤晉地左氏曰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

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
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
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
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
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未詳信
否愚謂王室之亂如此而諸侯之大夫自為會其後
不見納王事跡天下事勢可知矣

有鸜鵒來巢 鸜公羊作鸛誤

左氏曰書所無也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

公出奔之兆也。葉氏曰天有時地有氣橘踰淮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川有時以澤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故天失其時則書霣霜殺菽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冰地失其氣則鸜鵒來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高氏曰季辛不言大蒙上

文也旱既太甚因一月再雩而志其僭且數也義又見桓五年○康侯胡氏曰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爲虐相繼而起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書此爲後世鑒

九月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已亥穀梁作乙亥陽公羊作楊

孫見莊元年杜氏曰陽州齊魯境上邑未敢直前故
次於境愚謂以後公至自齊居于鄆觀之直齊邑爾
左氏曰初平子拘公思展執申夜姑將殺之公若將
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内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
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
益宫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
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
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

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

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辠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沂上以察辠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

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辠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

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康侯胡氏曰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氏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世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無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昭公不明乎消

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循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哉○石氏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則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自周東遷天子始失政而諸侯專專自魯隱始自隱至昭凡十世矣自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侯始失國而大夫專專自宣公始由宣至定凡五世也自季文子武

子秉魯以至平子又四世矣此宣公之末年歸父欲去三桓張公室而未能也自是以來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史墨所謂民不知君何以得國而樂祈子家駒亦謂魯君失民季氏得衆之久也政在季氏已四世魯君喪政已四公而以區區稠父而欲同諸大夫去之不亦妄乎宜其所以見逐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音彦

唁弔生也何氏曰弔失國曰唁杜氏曰濟南祝柯縣

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逺勞故迎之往至野井左氏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辠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惟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曰唁公者何昭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

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乗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殺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孫氏曰不能討季氏之辠而徒能唁昭公于野井齊侯之惡亦可見矣○常山劉氏曰次于陽州不得入於

齊也次于乾侯不得入於晉也此言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唁慰安之辭也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於魯徒能唁公此齊侯之惡也季孫意如逐君之賊晉不能討而戮之既與荀躒會于適歷又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何所為哉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葉氏曰貽公徬徨於外以待二國者五年流離亦已甚矣而齊晉之君臣方且以

空言款公故三書唁以表之康侯胡氏曰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杜氏曰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地譜外黃在開封雍丘縣愚謂不為王事而卒于他所非禮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陸氏曰諸侯卒于他

國及卒于會卒于師則書之雖在國不卒于其都亦書之晉侯卒于扈宋公卒于曲棘之類是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西鄆見成四年齊侯盖取之季氏也呂氏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能討意如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高氏曰齊侯若以取鄆之力會諸侯討季氏之辠以納公猶反掌耳而區區取一邑居之無意於納公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凡公行返而告廟則書至令昭公在外不告於廟明矣而亦書公至自齊蓋公自齊至于魯邑亦可謂公至自齊矣益知書法不可以凡例求也居處也居于鄆不得入國都也國都者諸侯之所居故居于國都不書書居于鄆則公失其所也公失其所其所由來

漸矣故君子常謹其微懼其禍之著而莫之救也觀昭公之事可為永鑒矣○黄氏曰春秋先五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葢晉以政不在公不若厚季氏之為利其後兩書公如齊如晉三書齊晉唁公五書居鄆四書在乾侯以至於甍嗚呼悲夫

夏公圍成公羊作郕

成見桓六年成者魯邑而公自圍其邑見公之失政甚矣康侯胡氏曰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

不君其臯鹹具矣。孫氏曰其國内皆叛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音專又市轉切

杜氏曰鄟陵地闕左氏曰盟于鄟陵謀納公也邦衡胡氏曰晉爲盟主公數如晉而不納及次乾侯晉又見拒是伯主已不與矣平時同盟如宋衛陳鄭皆不與矣齊莒邾杞何能爲乎書四國同盟于鄟陵見諸侯與公者寡不與者衆也内見棄於臣民外見絶於諸侯雖齊莒邾杞實欲納公猶恐不克况徒盟而已

乎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公至自會居于鄆

義見前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見宣十六年入于成周自狄泉而入也王至此

僅入成周不得正位王城見王室之亂粗定而猶有

所畏也。東萊呂氏曰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氏曰子朝天子之子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辠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教導故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存耕趙氏曰寵嫡不早別遂使兩黨相傾五六年而後定愚謂楚受四亂賊而不殺其辠大矣。高氏曰先書天王居于狄泉而後書立王子朝

先書天王入于成周而後書子朝奔楚者由嗣君不正故亂臣得以乘之及能反正然後舉人竄跡皆上之人有以召之也書奔楚者見王室之令不行於天下故逋逃皐戾之人楚敢受之而不歸也康侯胡氏曰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則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期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踈薄子猛將期於見

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為人之君而見逐于其臣求救于人而不見與可為永鑒矣

公至自齊居于鄆

義見二十六年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不書弑君之賊見文十八年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穀梁作郄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三國稱人微者也扈見文七年義見文十一年會于

承筐

冬十月曹伯午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邾快來奔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徐邈氏曰自此以前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人俱以魯為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故悉書之

公如齊

左氏曰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

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

出存耕趙氏曰公淹恤于鄆恃齊求復三年矣公之

求齊勤矣齊無納公之意而公不察也公至此悔亦

晚矣義又見前

公至自齊居于鄆

義見二十六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髙氏曰六月而葬慢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杜氏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内邑地譜大名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故城孫氏曰公連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次于乾侯者不得入于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若此○木訥趙氏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其忍傷其類哉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之不復有盟主宜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羊作甯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月葬鄭定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葬滕悼公

高氏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愚謂

滕小國魯未嘗會其葬至此會葬者見季氏之求悦於鄰國無所不至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曰以乾侯至者不得見晉侯故義見二十六年

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氏曰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畀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高氏曰唁于野井齊地也

今在鄆乃魯地故直言來而已齊侯今復唁公者以公自鄆如晉不為晉所納故使高張來唁乃所以嗤公也鄱陽張氏曰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貽公見逐於强臣孫於齊齊侯宜修方伯連帥之職請於天王糾合鄰國討其臣而納之可也乃徒使唁之是助季氏為虐也两唁皆淺事而悉書之乃深著齊侯之辠耳

公如晉次于乾侯

高氏曰公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者春秋書之所以深辠季氏之惡與諸侯之不救也愚謂晉侯坐視昭公之奔而不少恤其不為伯主也宜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詣公羊穀梁作倪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任氏曰昭公無徳可懐而季氏之威可畏欲託大國而齊不容欲適盟主而晉不受民以為不足繫屬也是以適然驚散所以甚言公之無託也○貫道王氏曰齊取鄆公居鄆畏齊不敢叛既舍齊而之晉故鄆亦叛之自此一邑亦無有而終于乾侯悲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此與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同意但彼在蠻荆而未返此則失國而客寄乾侯猶曰以朝正之日而公在乾

侯乎其誅亂臣正名分傷世變之意自見於言外可

以為永鑒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又

見魯侯在外而季氏使會其葬爾

冬十有二月吴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羊作禹

左氏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

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義見三十年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力狄切適丁歷切公羊穀梁作櫟

杜氏曰適歷晉地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

若以臣為有辠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未詳信否陸氏聞於師曰季孫逐君之臣也晉不辠之而反與之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邦衡胡氏曰書之以見魯之亂成乎晉也康侯胡氏曰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朴鄉

呂氏曰士鞅意如互為脣齒相為囊橐乆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亦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氏曰季孫從智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

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𣃆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穀梁曰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

不可者意如也左氏近是莘老孫氏曰晉為大國又
世為盟主昭公久留於外寓於其國不得入而晉侯
恬無納公之意乃使其大夫會其叛臣而空言唁公
書曰晉侯使荀躒來唁公所以見晉侯空言無實隂
交其臣而陽唁其君也○陳沬氏曰昭公出奔齊侯
唁于野井又使高張唁于鄆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
侯春秋一皆書之豈為區區弔唁之禮及魯侯不得
入書焉葢譏齊晉而哀天下微弱之甚也季孫意如

逐君専國惡逆之大者也齊晉大國也世為牧伯主諸侯之盟討而平之反掌耳不能即誅意如而納昭公徒以屑屑之禮問之唁之皆從逆濟亂㫗之甚者也

秋葬薛獻公

義見隠三年葬宋穆公○高氏曰季氏恐失鄰國之歡故使人會其喪葬愚謂亦與二十八年葬滕悼公意同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羊作弓吳氏詩補音云弓肱同音

孫氏曰不書國脫之也杜氏曰濫東海廬昌縣義見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貫道王氏曰魯公不在

國而季氏受之季氏無君故叛君而來者無不容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義見三十年

取闞口暫切

杜氏曰闞魯邑張氏曰案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

呂氏曰取闞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戕其民無復國之慮也○石氏曰取闞如取鄟取鄣之類公在乾侯而内取闞非公意也未詳是否

夏吳伐越

左氏曰始用師於越也義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

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於越而國自是亡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髙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穀梁作大公穀莒人下有邾人

何忌仲孫貜之次子懿子也杜氏曰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産之子五國稱人微者也成周見宣十

六年左氏曰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

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

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愚謂京師者天子之居使以時城之常事爾春秋在所不書今王不得居於王城僅入于成周而諸侯城之見王室之亂粗定而猶有所懼也况諸侯不共王事而使大夫則王室微弱諸侯惰慢大夫用事皆可見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曰書曰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春秋本義卷二十六